

■ 聚焦

冉冉长篇小说《催眠师甄妮》： 此岸与彼岸之间的摆渡之书

□ 韩春燕

人生而苦，人生而难，每个人一生中都会经历生老病死，经历各种生活上、精神上的困境，甚至有些深渊般的黑暗，需要你独自承受。失眠症患者便是在苦海中挣扎的一群人。冉冉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社会问题，并以女性内心的善良和柔软体察到了众生之苦，以作家的悲悯和智慧呈现了痛苦的人类如何从困境中突围的得救之路。

《催眠师甄妮》是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痛苦与解脱之间的摆渡之书。这是一部多层次、多主题、多维度的作品。这部作品意蕴丰富，空间辽阔，关涉当下从城市到乡村的各种现实问题，出现的人物也林林总总，散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有着超越文本体量的容量和厚度。小说中有友谊、有爱情、有城市、有乡村，包罗万象，同时有广度又有深度，有形而下，更有形而上。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有问题意识的提出，也有对解决问题的路径的探索。冉冉写作的独特性在于，她既有面对现实的勇气，又有超越现实、实现理想的努力。《催眠师甄妮》是一部令人肃然起敬的作品，作者站在精神高地上，高扬爱与行的大旗，为世人争取着可预期的美好未来。《催眠师甄妮》试图疗愈的不仅是世人身体的痛苦，更期待人类精神上的自我疗愈和对他人拯救。

这是一部闪耀着人性、诗性和神性的作品。书中对人性的探究之微，包括意识、潜意识，不仅从社会层面入手，还从个体精神层面剖析。催眠本身要唤醒人的潜意识，终极目的在于唤醒人的自性，只有自性被唤醒，才能达到激发自身能量进行自我疗愈的可能。人唯有自救，而自救就是突破“自我”牢狱的重围，走出狭隘的小我，放自己到广阔的地方去。自救然后救人，这是闪光的人性。小说中塑造了多位具有理想人格的文学形象，他们在民间以自己的光和热照耀着、温暖着身边的人，一砖一瓦地营建自己的理想国，他们是普通人，也是智者和圣徒。

在彰显人性美的同时，作者并没有回避人性里的恶，甚至对人性之恶也有淋漓尽致的表现。比如舒那茜为一己私欲勾引闺蜜甄妮的男友，许佳忘恩负义地对甄妮进行陷害，还有普旺村人对甄妮的羞辱……但读者合上书之后却不会感到这部作品有恶和阴霾，这是因为作者用巨大的美和善照亮了人性的恶，因此，我们觉得这部书非常明亮，给人以力量 and 希望。

诗性是小说《催眠师甄妮》的语言特质，也是这部小说散发出来的气质。诗人出身的冉冉对语言非常考究，诗性的语言具有天然的美感。小说中对一些场景、风景、风土人情，对那些具有乌托邦色彩事物的描述都充满诗情画意，而那些人物所从事的利益众生的事业本身就具有诗性的色彩。更难能可贵的是小说里的神性，或者说是一种超越性，书里写了很多伟大的心灵，而伟大的心灵是有传统的，从特蕾莎到晏阳初，甚至到书中的裴医生、新月婆婆，他们的心灵都具有超越性，超越凡俗、超越普通、超越人类的局限，从而具有了某种神圣性。比如历经磨难的新月婆婆，



《催眠师甄妮》
试图疗愈的不仅是
世人身体的痛苦，
更期待人类精神上的
自我疗愈和对他人
的拯救。

能把自己的苦难用爱酿成蜜施于他人，这种超越性非常人能及。

总体而言，《催眠师甄妮》是一部呈现痛感、美感和宗教感的作品。书中的每个人几乎都在受苦，有身体之苦，也有精神之苦，失眠的、抑郁的、失恋的、失去亲人的、遭遇背叛的……受苦的原因千差万别，受苦之人形形色色，但受苦的心却都在煎熬和挣扎之中。我们看到了真切的人生与世上的苦痛，尤其新月婆婆和李老太的身世，那种人间最悲的处境、最惨的遭际，那种非常人能承受的锥心的痛，带着灼烧感迎面而来。但痛感之外亦有美感，包括人性美、景物美、情谊美、生活美……甚至咖啡馆、诊所的名字，米耶和普旺的桃花源式的气质，都非常美。宗教感不是言说宗教，而是言说一种超越凡俗生活和生命之上的神圣。书中多次提到一些具有神圣色彩的地方和人物，也多次引用至圣先贤的话，而那些怀着大爱在人间救苦救难的裴医生、新月婆婆们更是充满了宗教感的神圣。他们自己在苦难中，却将苦难转化成爱。

书里有句来自特蕾莎嬷嬷的话：“我会继续远离天堂——为地球上，陷入黑暗的人，点燃他们的灯。”这个世界不乏一些伟大的心灵，他们本身就是一盏灯，照亮自己的同时也照亮了他人，甚至照亮了这个世界。爱是灯，行是将爱播撒出去，是自度度他，是自

觉觉他，是用自己的光点亮别人生命的相互成全。《催眠师甄妮》正是发挥了一个“点灯人”的作用，点燃生命之灯，照亮我们的生活，照亮我们复杂的人性，让人性中的丑与恶无处遁形，让人性中的美和善不断生长。甄妮从一个濒临崩溃深度绝望的女孩子，到裴医生和新月婆婆以及世界上那些伟大的心灵感召、引领和点亮，她一点点自我更新、一点点蜕变、一点点得救，最后成长为一个全新的自己，而她又将自己的光亮去照耀别人、点燃别人，这种点灯善行仿佛荡起的涟漪，不断传递，一圈圈向外扩展着。

这爱的传递是人类的相互唤醒和相互点燃，是一次彻底的清水洗尘，也是一场喜悦的重生得救。作者冉冉自己，同样也称得上“点灯人”。作品在不同的层次上对不同目标人群都有意义，可以在“术”的层面去造福失眠抑郁患者，也可以在乡村建设层面参考书中提出来的有益的解决之道，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部作品为我们提供了“道”，它贡献了人类终极意义上的解脱路径，那就是你该如何以爱和慈悲在人间行走，净化自己，点亮自己，让自己变成一盏灯，这盏灯在照亮自己生命的同时也照亮他人、照亮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的世界美而温暖。

在此岸与彼岸之间，冉冉给我们送来了可用来摆渡的《催眠师甄妮》。

■ 创作谈

“失眠不是病，睡不着真要命。”这是十年前，一位失眠抑郁患者向我倾诉时的开场白——这个仿自某牙膏广告的金句，让我俩都笑了起来。当时我去社区，为一件提案的写作做调研，她拨开自己头顶卷发，露出两分硬币样的斑秃：“我吃过的安眠药，加起来大约可以毒死一头大象了。”还有她的家眷亲友圈，也有不少的同病相怜者。随着调研了解的深入，我发现这个群体数量不容小觑：根据官方公开数据，中国失眠及抑郁患者接近一亿，而且抑郁往往与失眠伴生，成为不少失眠患者的并发症。上述现象连带引发了无数个人、家庭的复杂问题，反映出社会整体认知的不足及医疗卫生系统应对机制手段的缺失。正是相关调研，促使我对这个庞大人群保持了长期关注。

调研断断续续进行了大半年时间，访谈对象涉及不同职业阶层、不同年龄段，其中也包括从事心理情绪疏导的心理咨询师催眠师。面对这些鲜活的个体生命及其沉重的身心负担——焦虑、压抑、恐惧、绝望，我作为调研者的心情也难以平静。访谈范围的扩展迫使我去阅读相关专业书籍，去琢磨、思考患者的生理、心理、病理，以及人们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调研过程中，一些看似正常的人也进入了我的视野。在他们身上，你同样可以感知到不安、忧惧——这已经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精神状态。我意识到，太多人都有排解负面情绪、抚慰不安心灵的日常需求，顺应满足这种需求，给予他们适宜的启迪引导，不正是心理咨询师催眠师应做的工作吗？催眠不是神迹，不是魔术，它就是生命的坦诚相待、灵犀相通，是潜意识的全然敞开和悄然变化。从这个角度讲，“催眠”不只对部分患者有助益，而且对所有人都有意义。

初稿完成得比较顺畅。来自调研的大量鲜活的人事细节，对催眠技术经典的修习理解，以及对社会病理问题的探究，在使我的写作如鱼得水的同时，又让我隐约感到不安。潜意识提醒我，这一稿并不是自己想要的，但当时的自己也不清楚作品的最终样貌应该是什么。近40万字给出的残酷事实是：我对真正的催眠理解尚浅，尚未掌握召唤人物命运及整个虚拟世界的心力、脑力与笔力。我意识到，作品的主角并非半神半人，而是一个同样被失眠、抑郁、焦虑、贪嗔折磨的患者。唯一的不同是，不再作弃世之想以后，她跌跌撞撞又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摆脱困厄、寻获生命意义的人生长路。

一个原本沉溺生死爱欲、自闭、偏狭、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何以能唤醒“大爱”，获得自救教人的信力？怎样才能让主人公脱离现实喧嚣混乱的裹挟，成为去追寻那束光的人？怎样才能令人信服地描述她走上真与善之路的艰难历程？第一步应是个人的“精神觉醒”，现实中的“觉醒”往往源于某种“相遇”，相遇的对象可以是某个人、某本书、某件事……甄妮的“遇见”是裴医生和新月婆婆（以及间接“遇见”的史怀哲、特蕾莎、晏阳初等人）。心灵的接纳即自我确认，前贤的思想观念、社会事功、精神修为，自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塑造后来者。

回顾这些年的写作，其实是我与甄妮相互寻找、确立、成长的过程，我和她是某种双向塑造共生相融的关系。假若没有写这个长篇，很多人因缘可能都会不一样。“透过那些备受折磨煎熬的人，她看到了自己灵魂的面影”——这的确是情不自禁的由衷之言。真实融入、真诚共情，呈现某种理想的理想世界，从历史、现实、情感、心理、精神等多重维度进入，让人物立体清晰、可信可感，这就是我反复打磨所期望达成的效果。

重写修改过程中，中国作协给了我提供了再次深入生活的机会——行走巴渝乡村半年多，不仅触发、唤醒了太多个人记忆，获得了大量弥足珍贵的细节灵感，更加深了我对乡村建设历史贤治的理解和感受。如果说裴医生辞职创办一心诊所行医助农，依托接续的是乡建先贤治愚治弱治私的思想脉络，新月婆婆则是40年代晏阳初乡建运动启蒙教育直接结出的果实——她在“乡村空心化”的世纪之交带领乡民生产互助自救，可否视为后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民间先声？在普旺米耶，时代的大变革为甄妮开阔视野、超越小我、积极连接周遭他人提供了可信可能的契机，这同时也不是她走出自我，救赎自己和他人的契机吗？

本书的写作是寻呼他人，同时也是寻求重塑自己的过程。有朋友追问甄妮、裴医生和新月婆婆有无原型，我只得据实以告，现实中并没有这样的人。如果非要勉强地说，甄妮是我理想中的自己，裴医生像我的小学老师，新月婆婆身上有我母亲的影子——他们都是某种理想信念的投影。知行合一是我写作和生活的毕生理想。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如裴医生和新月婆婆一样谦抑感恩、利他乐观，具备同他们一样坚韧的心力，在信与行中建立起正大的价值观。尤其是如他们一样连接他人、环境和时代，去行出具体的、实实在在的爱。

寻呼他人 重塑自我

□ 冉冉

期待展现新时代山乡巨变中更多志愿者的身影

志愿服务和文学创作有什么关系？新时代山乡巨变跟志愿者和志愿者组织有什么关系？怎样将志愿服务在推动新时代山乡巨变中的故事写进文学作品？苦苦思索了几年，一直认为是“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精神吸引着我，是“志愿者”这个充满正能量的群体、个人在感动着我，感染着我，带动着我。

我写志愿文学追求的是“真实”“朴实”“扎实”。一直以来我喜欢“真实”，不喜欢太多的“添油加醋”，但这“真实”的前提是写作前要进行大量翔实的采访，甚至田野调查，才能支撑起这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文学创作。另一方面，“朴实”，基本是用“白描”的写作手法，没有过多的修饰加工，用主人公的故事经历，结合侧面的第三视角来塑造“原汁原味”“接地气”的写作对象。再就是“扎实”，需要写作者具备一定的文字功底和文学艺术修养，毕竟文学来源于生活，但经我们艺术创作后，它应该呈现出高于生活的气质。这样的写作，犹如自然界的树木渴求阳光雨露般虔诚，犹如素面朝天的农民般坦诚，人物内心坚定，精神状态专注，情感流露真诚，刻画的人物形象、故事跃然纸上。

未来，我想依然坚持“真实、朴实、扎实”的创作理念，深入文学志愿服务，到志愿者和志愿群体中去。如果说与以往有所不同，那就是期待在新时代山乡巨变中，发现更多不同身份、不同角色的“志愿者”，然后用文学的力量，记录新时代山乡巨变的足迹，让志愿服务理念、志愿精神和志愿文化、志愿文学根植于人们的心田，去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中那些可信、可爱、可敬的志愿者前行的脚步。

（荀文彬）

读者视点

为加强新时代文学评论的丰富性与现场感，增强与广大读者的互动联系，促进文学评论的多样性发展，本版自即日起开辟“读者视点”栏目，精选自由来稿中文学评论文章、观点，并对其中主要内容进行摘登。

投稿邮箱：wjwbwx@vip.126.com。期待您的加入。

《爱心妈妈》展现雪山上人心的纯净与炙热

4月10日的早晨，《人民文学》2023年第4期，如期送到我的邮箱。纸质的、带着鲜活温度的、可以翻阅并思考的杂志，带着翅膀飞到我身边。

阅读报告文学《爱心妈妈》时，青藏高原、儿童福利院、一个个命运多舛的孩子，一张张善良仁慈的高原女人的脸，一件件关于身体救治与灵魂救赎的事，像极了西部高原上空的一片白云，徐徐飘到四川盆地。作品中写到唐氏儿米玛和拉姆白宗妈妈、唇腭裂孩子白玛旺堆和尼玛布尺妈妈、弃婴唐古拉姆和央日妈妈、乙肝患儿次仁拉姆和益西旺妈妈、培养了很多大学生的索朗卓嘎妈妈和央宗妈妈……一对对母子，一桩桩事件，一段段旷世奇缘，刻在高原、印到纸上、钻进人心，让这温暖四月的春日阳光增添了滋养万物的力量——“一只雄鹰出巢了，可她仍旧不时向拉萨河回望，那里有她们最温暖的家。”

阿玛拉，阿玛拉！这些天上的神女和云上掉下来的小火星，他们的故事时隔久远仍历历在目，在高原演绎人间际会与爱的传奇。作家徐剑30多年来走遍青藏高原，他不止被圣洁的天空和雪山吸引，还看见人心的纯净与炽热。他把这些遥远的故事呈现在读者眼前时，我们理解了纯净的人性之光，看见了国家关于东西部扶贫所做的壮举，看见了国家对每一个民族、对弱小群体的顾惜与关爱。

我曾以为作家徐剑多着眼阔海长空，多年来潜心创作一部部鸿篇巨制，读到《爱心妈妈》时，我才看见他的笔触细微，暗流涌动，如同一腔滚烫血流向指尖，让我感受到文学带给读者的力量，感受到报告文学带给社会的宏大能量。

（吴惠英）

《醒狮路》折射迁徙时代的城乡风貌

在当下这个大变迁、大迁徙的时代，随着城镇化建设日益加速推进，不少人为了理想离开家乡，凭借一技之长或一身蛮力到城市里讨生活。这些在异乡打拼的人，他们虽然生活在城市里，却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也无法回到日思夜想的家乡，正所谓“故乡容不下肉体，他乡容不下灵魂”。越来越多的现实主义小说关注到了这一社会现象，再正万的短篇小说《醒狮路》（《作品》2022年第10期）就是一个代表。

《醒狮路》运用主副双线和隐显两层的相互推动来展开叙事，以忆旧述往和近景铺陈来描写农村与城市的变迁，将笔触聚焦于时代生活的横截面，刻画了从农村到城市（贵阳）开素粉店的孔祥礼，以及坚守在城市祖籍地的钟表匠莫自安等人物形象。胡适在《论短篇小说》中指出，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一人的生活，一国的历史，一个社会的变迁，都有一个“纵剖面”和无数“横截面”。纵面看去，须从头看到尾，才可见全部。横面截开一段，若截在要紧处，这个“横截面”便可代表这一人，或这一国，或这一个社会。

再正万的短篇小说《醒狮路》截取主人公孔祥礼在城里为弟弟烧纸钱、到家乡为弟弟理衣冠冢等多个“横截面”，或虚或实，亦真亦幻，用一组组日常生活的场景，用钟表匠莫自安的坚守反衬孔祥礼的漂泊，以小博大，以轻取重，折射出新时期的城乡风貌。

（张亦斌）

《麦家陪你读书》带领读者赴一场阅读盛宴

走进文学的天地间，读一本好书，看一本名著，让自己沉浸在脉脉书香里，感受经典的魅力，是精神的陶冶，也是智慧的汲取。当一个人身陷孤独寂寞之境时，最好的陪伴，莫过于抚慰心灵、连通世界的书籍了。《麦家陪你读书（第一辑）》（花城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由作家麦家亲选书单，通过44部经典作品的解读，带领读者走进富丽堂皇的文学世界，去赴一场丰沛的读书盛宴。在这里，读者将与吴敬梓、巴金、太宰治、托尔斯泰、毛姆、黑塞、福克纳、海明威、马尔克斯等中外文学大师不期而遇，欣赏他们优美流丽的文笔，洞悉斑斓多姿的世间百态，感受字里行间所传递出的博大思想。

作为名家名著的“讲解员”，导读中，麦家在讲述大师们的生平事迹、时代背景、创作缘起时，一并将每篇名著的故事脉络、人物性格、写作特色逐一剖析，以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这些名家与名著。在麦家看来，注重从风格、技巧、创作手法、写作特色等方面，解剖名著的文学价值和时代价值，仅是读好经典的第一步。好的“陪读”，还要善于从书本中读出新意，挖掘出书中最重要的精神内核。那些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之所以能够历经时间的淘洗，在漫长时空中绽放出永恒的时代光芒，除了作者在谋篇布局、遣词造句、艺术表达等方面的匠心独运之外，作品所传递出的精神昭示、深邃的思想意蕴等，才是一部典藏之作最具光华的地方。

导读之余，麦家也谈到他对读书的观感：“书和你的内心是直接相关的，它会丰富你的心灵，让你的内心变得饱满、细腻、生动、闪亮，由此你会爱上自己，也让你和世界有一种心心相印。”特别的是书中一系列暖心而睿智的话语，让人倍感温馨：“我们这一生，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成为怎样的人，都不如成为真正的自己。”“只要心还跳动，希望就不会熄灭”。不读这些经典，怎能获得这种心灵的琴瑟和鸣？（刘昌宇）